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七十二回 古桐台五美撫瑤琴 白蕊亭八女寫春扇

話說眾才女都到園中閑步，只見各處花光笑日，蝶意依人，四壁廂嬌紅綻紫，應接不暇。剛過了小橋曲水，又見些茂松修竹；步過幾層庭院，到了古桐台。錦雲道：「諸位姊姊莫走乏了，請到台上歇歇吃杯茶罷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都進了古桐台。

這平台是五間敞簷，兩旁數間涼閣，庭中青桐無數。壁上懸著幾張古琴。紫芝道：「我才看見這琴，忽然想起前在公主府，只顧外面看紫瓊、紫菱二位姊姊下棋，後來才知堯堯、堯春二位姊姊同公主彈琴，可惜妹子未得聽見。我想當日伏羲削桐為琴，後來堯、舜都作過五弦琴，今二位姊姊香名皆取『堯』字，可見此道必精。妹子意欲求教，不知可肯賞臉？」堯春道：「妹子這個名字叫做有名無實，那裡及得堯堯姊姊彈的幽雅，他才名實相稱哩。」呂堯堯道：「姊姊不必過謙。妹子前日原是勉強奉陪，今既高興，自然還要現醜。但舜英姊姊前在公主府因天晚未及領教，聞得瑤芝姊姊背後極贊指法甚精，今日定要求教。」田舜英道：「不瞞姊姊說：彈是會彈兩調，就只連年弄這詩賦，把他就荒疏了，所謂『三日不彈，手生荊棘』。設或彈的不好，休要見笑。」寶雲道：「瑤芝妹妹：前日業已讓你躲懶，今日遇見知音，還不替我陪客麼？」瑤芝道：「妹子正要叨教，怎敢躲懶。但琴主人不來陪客，未免荒唐。」素雲聽了，忙把兩手伸出道：「好姊姊！我並非躲懶，你看這兩手指甲，若剪去豈不可惜？況有四位盡夠一彈，何必定要妹子？」瑤芝也把手伸出道：「這兩年因要應試，無暇及此，那個不是一手長指甲；你是主人既怕剪，我更樂得不剪了。」紫芝道：「你們二位姊姊不彈，豈不把『瑤琴』、『素琴』兩個好名色埋沒了。瑤芝姊姊既肯陪客，素雲姊姊，你是主人，何能推脫？」

素雲無奈，只得命丫鬟把剪子取來。寶雲命人擺了琴桌，又焚了幾爐好香。紫芝道：「五位姊姊，香都上了，快把腳修好，請登壇罷！」素雲道：「我同舜英姊姊，你罵一句也罷了；難道你家瑤芝姊姊你也罵麼？」紫芝道：「妹子何嘗罵麼？」紫芝道：「我們三人在此剪指甲，你說把腳修好，豈非罵麼？」紫芝道：「原來姊姊聽錯了。我說把甲修好，並非把腳修好。甲者，指甲之謂也；姊姊奈何疑到我的履中乎？」素雲道：「好！這句罵的更好！我看你咬文嚼字的，太把科甲擺在臉上了！」

堯春道：「我們現在共有五人，若每人各彈一套，須半天工夫，豈不誤了遊玩。此處琴既現成，莫若大家竟將《平沙》一套合彈。四位姊姊以為何如？」四人都道：「甚好。」歸了坐，慢慢把弦調了。丫鬟送上茶來。眾人茶罷，也有站的，也有坐的，聽他五人彈的真是聲清韻雅，山虛水深；兼之五琴齊奏，彩雲欲停，那些聽琴的姊妹也都覺得驚鴻照影，長袖臨風，個個有凌雲欲仙之意。都道：「從未聽過五琴合彈，倒也有趣。」師蘭言道：「這可算得『絕調』了。」言錦心道：「五位姊姊琴是撫的極妙，不必說了；我不喜別的，只喜蘭言姊姊這『絕調』二字，真可抵得嵇叔夜的一篇《琴賦》：任你怎樣贊他撫的好，彈的妙，總不如這兩字批的簡潔。」

大家出了古桐台，又往別處遊玩。紫芝道：「我不喜別的，難得五個人竟會一齊住。」因向堯春道：「剛才五位姊姊彈過琴，此刻該弄五管笛兒吹吹，才不缺典呢。」堯春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紫芝道：「姊姊豈不聞俗語說的『牧童橫騎牛背上，短笛無腔信口吹』？五位姊姊彈過琴，如今都變作牧童，難道不該弄個笛子頑頑麼？」眾人都笑道：「紫芝姊姊好罵。」

說話間，又游幾處。行到一帶柳陰之下，桃杏已殘，四面田中尚存許多菜花；並有幾個莊農老叟在那裡，也有打水澆菜的，也有牽牛耕田的；又有好些豬羊雞鴨點綴那芳草落花，倒像鄉村光景。哀萃芳道：「此地怎麼又有莊戶人家？」寶雲道：「這非鄉莊，是我家一個菜園，當日家父因家中人口眾多，每日菜蔬用的不少，就在此處買下這塊地作為菜園，並養些牲畜。每年滋生甚多，除家裡取用之外，所餘瓜果以及牛馬豬羊之類，都變了價，以二分賞給管園的，其餘八分慢慢積攢起來，不上□年，就起造這座花園。」

只見丫鬟來請諸位才女到白蕊亭吃點心。史幽探道：「方才用麵，那裡吃得了！」謝文錦道：「此亭既以『白蕊』為名，其中牡丹想來必盛，吃點心還在其次，何不前去看看牡丹？」寶雲道：「牡丹雖不甚多，各色湊起來也有四五百株，還可看得。」不多時，過了海棠社，穿過桂花廳，由蓮花塘過去，到了白蕊亭。

只見姚黃魏紫，爛熳爭妍。正是：

本來天上神仙侶，偶看人間富貴花。

紫芝道：「此處牡丹雖佳，未免有些犯諱。」紀沉魚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紫芝道：「牡丹人都叫作『花王』。若花姊姊候補女兒國王，這『花王』二字，豈不犯諱麼？」一齊進了亭子。只見燕紫瓊同易紫菱在裡面著棋，卞香雲同姚芷馨在旁觀陣。史幽探道：「原來四位姊姊卻在此手談，怪不得半日不曾見面。」四人連忙立起讓坐。眾丫鬟把點心預備，大家隨便坐下，一面吃點心，一面賞牡丹。把點心用過，錦雲意欲邀著芍藥軒、海棠社各處去頑，眾人因見亭內四壁懸著許多字畫，收拾的□分精緻，都不肯就走，分著這裡一攢，那裡一伙，圍著觀看。

寶雲道：「素日華芝妹妹同彩雲妹妹評論此處字畫，每每爭論。今日放著書香、文錦兩位姊姊乃欽定的書家，為何倒不請教呢？」華芝道：「卻是前日赴宴，太后極贊他二位書法，妹子久已預備今日要來求教。」說著，從袖中取出兩把春扇，遞給書香、文錦道：「拜煩二位姊姊替妹子寫寫。」林書香道：「不是妹子故做謙詞，其實寫的不好。前日不知怎樣合了聖意。這不過偶爾僥倖，姊姊若以書家看待，那就錯了。」謝文錦道：「妹子的字，那裡及得巧文姊姊。去歲郡考，巧文姊姊是第一；他的書法，誰人不贊，那求寫對聯的也不知多少。誰知今年殿試，妹子倒在前列，真是慚愧！」印巧文道：「去年郡考，那不過一時僥倖，豈能做得定准。至求寫對聯的，不過因我們閩中字外面甚少，叫作『物以罕為貴』，其實算得甚麼。前者殿試，字既不好，偏又坐的地方甚暗，兼之詩賦又不佳；能夠僥倖，不致名列四……」因轉口道：「不致落第，已算萬幸，怎麼還說抱屈哩！」花再芳道：「據我看來：就是取在一等，也不過是個才女，難道還比人多個鼻子眼睛麼？」閔蘭蓀道：「就是四等，也不見得有甚麼回不得家鄉、見不得爺娘去處！」寶雲望著芸芝、芳芝遞個眼色；二人會意，連忙望著再芳、蘭蓀道：「那邊芍藥開的甚佳，我們同二位姊姊看芍藥去。」拉著二人去了。

這裡寶雲命人取了兩盒扇子，就在亭中設了筆硯，托書香、文錦、巧文三人替他寫。彩雲也取三把扇子，一把遞給褚月芳，一把遞給鍾繡田，一把遞給顏紫綃。剛要說話，紫綃笑道：「怎麼又要姊姊費心送咱扇子？」彩雲道：「姊姊休得取笑。我是求教的，拜懇三位姊姊都替妹子寫寫。」月芳道：「妹子的字如何寫得扇子！這是姊姊安心要糟蹋扇子了。」鍾繡田道：「此時坐中善書的甚多，何苦卻要妹子出醜！」顏紫綃道：「咱妹子向來又無善書的名兒，為何卻要見委？倒要請教。」彩雲道：「三位姊姊都不要過謙。若論書法，大約本朝也無高過三位府上了：月芳姊姊府上《千字文》、繡田姊姊府上《靈飛經》、紫綃姊姊府上《多寶塔》，這是誰人不知。豈非家傳？還要謙麼！」

月芳同繡田道：「我家祖父雖都有點微名，我們何能及得萬分之一。既是姊姊諄諄見委，須先說明可是姊姊教我們寫的！」紫芝在旁道：「不妨，你們只管寫，如寫壞了，我來拜領。我還要請問彩雲姊姊：方才所說褚府《千字文》，鍾府《靈飛經》，那都是人所共知的，不必說了；至於顏府這《多寶塔》，不知是誰的大筆？妹子卻未見過。」彩雲笑道：「妹妹莫忙，再遲幾□年，少不得就要出世。」顏紫綃道：「咱家《多寶塔》還未出世，姊姊卻要咱寫，豈非苦人所難麼？莫若咱去托人替你畫畫，何如？」彩雲道：「如此更妙。」紫綃拿著扇子向陽墨香道：「姊姊替咱畫畫罷！」墨香道：「妹子何嘗會畫？」紫綃笑道：「姊姊好記性！昨日所說『長安送別圖』，你倒忘了！」墨香道：「呸！原來你是曉得的！我也要預先說明：如畫壞了！可要姊姊陪他扇子。」

登時眾丫鬟各處擺了許多筆硯。墨香把扇子接過道：「此時顏料不便，只好畫個墨筆罷。」彩雲道：「我家錦雲妹妹向來最喜

學畫，顏料倒是現成，並且碟子碗兒多的很哩。」錦雲道：「我已教人取去了。」不多時，丫鬟把顏料碟子取來，擺了一桌，卻是無一不備。墨香調了顏色，提起筆來畫了許多竹子，眾人在旁看著，個個道好。墨香道：「諸位姊姊且慢贊好。去年妹子郡考，聞得本處有好幾位姊姊都撇的好蘭，畫的好畫，可惜名姓我都忘了；今日坐中同鄉人卻有，但不知那位會畫？」彩雲道：「難道姊姊這樣善忘，連一個也想不出？」墨香停著筆，猛然想起道：「我還記得一位姓祝的，不知可是題花姊姊？」祝題花在旁笑道：「不是！」紫芝道：「眾位姊姊莫信他，他一定會畫；他若不會，為甚麼帶著笑說呢？這笑的必定有因。」說罷，同寶雲要了一把扇子央他畫。題花接了扇子道：「紫芝妹妹倒說的好！難道不教我笑著說，卻教我裝個鬼臉兒罷？妹妹且莫忙，我問你可喜畫個絕妙美人？」紫芝道：「除了別人，如不歡喜美人，你只管罵。」題花道：「既如此，為何放著我家麗絹表妹倒不請教呢？你只看他尊名，就知他美人畫的如何。前日我在公主跟前要保舉他，他再三懇我，所以未說；今日可脫不掉了。」白麗娟道：「妹子名字固與『美人』二字相合，難道姊姊的花卉也不與尊名『題花』二字相合麼？豈但姊姊，就是銀蟾姊姊草蟲，鳳雛姊姊禽鳥，蕙芳姊姊蘭花，也末有不與本名相合。若論本鄉閩秀，都可算得獨步了。」譚蕙芳道：「妹子的蘭花，那才混鬧哩！從未經人指教，不過自己一點假聰明，豈能入得賞鑒！」張鳳雛道：「妹子的翎毛，更是無師之傳，隨筆亂畫，算得甚麼！」辛銀蟾道：「要拿妹子的草蟲也算畫，真是慚愧！姊姊何苦把我也拉出來！」只見錦雲又命丫鬟取了許多畫碟擺在各桌。紫芝把寶雲盒內扇子取出四把道：「四位姊姊莫謙了，都替妹子畫畫罷。題花姊姊在那裡倒要畫完了。」大家只得各接一把分著畫去。

這邊林書香因閩臣提起當日曾見紅紅、亭亭寫的《女誠》、《璇璣圖》甚好，同寶雲要了兩把扇子托他二人寫，紅紅道：「當日妹子寫那扇子，因迫於先生之命。這宗筆墨，豈可入得姊姊法眼。」亭亭道：「沒奈何，我們只好『班門弄斧』。」綠雲也拿一把扇子遞給顏紫綉道：「剛才彩雲姊姊托你寫扇子，你卻轉托別人替你畫；如今妹子這把扇子可要賞臉了。」紫綉只得接了，同紅紅、亭亭一桌寫去。

紫芝走到圍棋那桌。只見燕紫瓊同易紫菱對著，手拈冷玉，息氣凝神；卞香雲同姚芷馨靜悄悄的在旁觀陣。紫芝道：「原來四位姊姊卻在這裡下棋！今日這琴棋書畫倒也全了。就只紫瓊、紫菱二位姊姊特把芷馨、香雲兩個姊姊拉來觀陣，未免取巧。」紫瓊一面下棋，一面問道：「為何取巧？」紫芝道：「芷馨姊姊是『馨』，香雲姊姊是『香』，既有馨香在跟前，就如點了安息香一般，即或下個臭著兒，也就不致熏人。若不如此，此地還坐得住麼？」易紫菱聽了，不覺好笑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